



炊烟里的爱

□ 陈英兰

老徐是我家先生,人很胖,天天喊着太胖,膝盖受不了,要减肥,但是面对食物却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深情,爱买、爱烧、爱吃。

他爱买、会买。每天早上,第一件事就是上菜场。一年四季,严寒酷暑,风雨无阻,哪天早上没去菜场,这一天就像掉了魂一样——坐立不安。买菜还特别早,尤其是冬天,天才蒙蒙亮,就要出门。我多次对他说:“这么冷的天,你晚点去不行吗?如今菜品充足,菜又不会卖完。”他却说:“早点去,菜新鲜!”

对大多数人来说,要买到称心如意的海鲜,并不是

一件容易的事,特别是买皮皮虾,要挑到膏红肉质鲜美且饱满的更难。老徐在买海鲜时,多次发生挑到一半时,摊主就不肯卖给他的事。摊主往往说,被你这么一挑,我剩下的不好卖出去了。每次老徐买回来的皮皮虾,每一只剥开外壳,全是整条红膏,口感特别鲜美。

别看老徐人胖,但做任何事情出手都很快。尤其一进入厨房,他身手之敏捷,让所有人不得不佩服。

看他烧菜像在观赏表演。双灶齐开,一边蒸或炖,另一边炒,菜的香味就钻进了你的鼻孔,只见他左手颠锅,右手翻炒,随后关小火,起锅装盘。轻松自如,一气呵成,蔬菜在锅里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。这时你仔细观察,盘中的菜色彩亮丽、香味扑鼻,而且还在发出“滋滋”声。若禁不住诱惑,此时夹一块放进嘴里,保证烫起泡。他接着清洗锅、铲,再次把锅坐上灶台,开大火,眼睛时不时瞟一眼灶上的锅,同时监督着另

一口锅中的菜,手在砧板与菜刀之间起舞。等锅的温度刚好,下一道菜也切、配完成,又开始下锅煮了。清蒸的鱼、蟹,时间把握精准,品一口生熟刚好,多一分嫌熟,少一分嫌生,满口鲜味十足。

老徐做那些需要耐性的菜肴更绝,如红烧五花肉、牛腩煲、鱼头煲等,菜在煤气灶上慢慢炖煮着,人却坐在客厅的电脑前斗地主。好几次,我看他斗得那么专心,怕菜会煮糊了,走到灶台前,打开盖子去看一看或拨弄一下,结果每次他都会说,被你一看又要多煮几分钟了。后来次数多了,我也习以为常,不去瞎操心。他是稳坐电脑前,那些鱼呀肉呀从没有烧糊过,而且摆上餐桌的各种煲,打开盖子,还在“咕嘟咕嘟”翻滚着。每道菜,总是以色香味俱佳呈现在家人面前。

为了满足家人的味蕾,他更是每一道菜都从原材料开始把关。

他也爱吃。有些人在厨房里经过这样烧煮后,胃口大减,会喊着累了,不想吃了。可他却不同,喝一杯小酒,夹一筷子菜,而且每一口都吃得津津有味,连剩下的汤汁都不舍得倒了,总是全心全意地享受着舌尖上的美味。看着他心满意足的样子,我想:如果食物有灵性,他的胃一定是它们最好的归宿。

平平淡淡的饭菜,平平淡淡的日子,但是满满的都是爱和幸福。

奖励

□ 程筠

搬家后,我家小朋友转入就近的幼儿园,隔三差五,便会带回2分、5分、10分等不同分值的奖励卡。没多久,幼儿园的“奖励积分制”便被他弄熟摸透:不哭闹,不大喊大叫,奖励2分;不打架,和同学做好朋友,奖励5分;打卡完成每日作业,奖励10分;背下来新学的唐诗宋词,奖励50分……小朋友犹如储蓄,一张一张郑重存入置物盒里,时常取出来一丝不苟地统计核算。

一日,他突然开口对我说:“妈妈,我们家也需要‘奖励积分制’,您表现好,我就给您奖励卡!”

我一时错愕:大人总在孩子设计奖惩规则,是非对错、好坏优劣,有条有框。若是小孩顺利过关,便会对其热言热语大加夸赞,若是没达到要求,又会对其冷言冷语反复训教,自以为赏罚分明,教子有方,可是,却从未给自己设立这样一套评价机制,自我鉴定,在孩子心中是否也是个受欢迎的父母。

“我都想好了!”小朋友继续宣布,“奖励分值是这样安排的:每天早晨醒来拥抱我一次,奖励2分;坚持一周不和爸爸吵架,奖励5分;每天时时刻刻都有微笑,开心快乐,不抱怨,奖励10分;不论我犯了什么错,坚持一周不对我生气发火,奖励50分……”

大人给孩子设置激励机制,何尝不是希望他成为那样的孩子。那么,孩子给大人设计奖励规则,又何尝不是希望我们成为那样的父母。可大人期待的,往往是出类拔萃、引以为傲的孩子,而孩子所期待的,不过是爱自己、包容自己的父母。



那口肥肉香

□ 靳敏

厨房里,多年都没有猪油的位置了。猪油因为高热量、高脂肪,成功成为高血脂的“背锅侠”。

然而,在上世纪70年代,全民渴望肥肉,腹胀干涩,肥肉成了一个令人神往的词、一个说起来嘴里溢开津液的词,一个大多时间可望而不可即的词!谁要能买到有厚厚肥膘的肉,那肯定是走了后门;谁家要是“今日有酒今日醉”,把一块上好的肥肉一顿炖了,只要提起这家人,听到的都是讳莫如深的话:“他家啊,一大块上好的肥肉,人家一顿就解了馋了。”敲锣听音,这家人不会过日子啊,闺女可不能嫁进这家门,或者可能不能娶这家的闺女,这门亲事就“黄”在这块肥肉上了。

我小时候馋肥肉,远亲叔叔很认真地开了句玩笑:这么沉得住气,还不飞奔嫁到我家。他云淡风轻说起一个细节:物质匮乏什么都凭票那些年,他老爸在肉联厂工作,猪板油和肥猪肉相对好买,隔三差五,一长条肥膘肉就能被老爸带回家,全村人的目光恨不能长出钩子,赞美加艳羡!他老妈把肥肉切块,扔到热锅里,肥肉在铁锅里吱吱叫,香得啊,树木花草都吸溜鼻子,猫狗都来厨房门外蹲守。左邻右舍蹭过来搭讪:“他婶,又炼油了啊。”

“他婶”满脸都是油光:“怎么空着手来了?快回家拿个小碗,舀点去给孩子们解解馋。”大人明着不好意思要,打发孩子端半碗米饭,在“他婶”面前晃,“他婶”豪气,热油舀半勺子,往米饭上一浇,热气香气直冲肠胃。孩子双手捧着碗,转身就往家跑,“他婶”的声音跟着追:“慢点,别烫着,别绊倒。”

油炼出后,油渣炒菜或包包子,油倒进陶罐存储,陶罐像口小型腌菜缸,阔口凸肚,气度不凡。这个罐子,应该是罐子里最幸福的,也是最受全村人待见的,从没有断过猪油的滋养。村里谁家来了客人,就到家里挖一勺子荤油炒菜。有几户人家,一年到头铁锅锈迹斑斑,见不着油星,孩子馋了就卷张煎饼,眼睁睁看着叔叔家的老妈。他老妈心软,戳一筷子猪油均匀地抹进煎饼里,再撒些盐粒。叔叔总结说:你要早嫁进我家,猪油给你当蜂蜜喝。

回家跟儿子提起这典故,现在的90后完全不相信,那个阔口凸肚装满猪油的罐子竟然是全家最重要的财产。



三月春灌正当时

□ 惠军明

冬去春来,寒气退却,大地转暖,田地里青青麦苗正欲拔节,急切摇曳盼望着春水的滋润。朋友圈有人晒出数张春灌的照片,充盈着生活气息,因为我有过类似的经历,因而感觉格外熟悉亲切。

我自小生活在农村,常常到田野去浇地,此中的酸甜苦辣难以忘记。

那时土地已承包到户,春灌都是各忙各家。春灌是乡村大事,耽误马虎不得。我们家有几处田地,有一处麦田地势低且平坦,渠道便捷,浇水较为便利,去一人足矣。坐在田埂上,静静地听流水哗哗作响,默默地看麦苗舒展叶脉,可以尽情放飞神思。待哺的麦苗尽情吮吮春光,干涸的麦田渐渐闪动光亮。

春灌有时则异常艰难。我家最难浇的地是紧靠村

路的自留地。这片地土壤还算不错,但地势较高,比村路高出近一米。自留地与村路有自然形成的“防护棱”相隔,长约上百米。每年春灌这片地,我们家都是如临大敌,几个男劳力齐上阵。

爸爸力气大,是浇田的主力,我和弟弟配合作战。引水入田,刚开始风平浪静,水流波澜不惊,四平八稳流淌着,但当水抵达“防护棱”没多久,我和弟弟便开始惊呼:“漏水了!漏水了!”麦田里的水顺着蛇虫鼠蚁的洞穴,极速下涌,穿过“防护棱”,流到了村路上。没有别的方法,找寻漏洞,挖土填堵,严防死守。那些土棱上的小漏洞好解决,我和弟弟铲除荒草,撂上几揪土,忙碌一阵,漏水便渐渐少了。但有时候田地中间巨大的漏洞突然形成漩涡,水疯狂下泻,村路

溢满水流,很快被淹。我们高声呼叫爸爸,他扛着铁锨极速赶来。赶到现场二话不说,甩开膀子不断挖土填充漏洞。爸爸的铁锨上下舞动,不久便气喘吁吁了。爸爸曾说过,自留地里的漏洞不仅是蛇虫鼠蚁,还有不知什么年代的墓穴,这是浇地最难解决的。

爸爸竭尽全力挖土,田地里泥水飞溅,弄脏了衣裤,但他已经顾及不了这些。我和弟弟虽然力气小,但在爸爸的示范带动下,也全力帮衬。在我们三人的围剿下,肆虐嚣张的漏水被遏制,最终偃旗息鼓。春灌继续进行,下一个漏洞又在等着我们,又是同样的手忙脚乱。每年浇灌这片田地,这样的事都会反复上演。

春暖花开又一年,三月春灌正当时,辛勤农人的剪影是春天最动人的歌谣。



征稿启事

“齐迹”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。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,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,比如涉及聊斋文化、鲁商文化、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。

投稿邮箱:lzcblk@126.com,或登录“文学现场”网站,选择晨报《齐迹》副刊板块投稿。来稿请注明联系电话、开户银行及账号、通讯地址、邮政编码。谢绝一稿多投。